

张月
作品

柳村



柳村



传奇

张三爷，晚清一个坟奴的后代

由于他的钻营、善变，利用了当时腐败没落的时代特点。

不但做到了京西八十三村总办，也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村落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月
作品

柳村 传奇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村传奇 / 张月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059-8512-4

I. ①柳…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258 号

柳村传奇

著 者: 张 月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辉军 冯善雅

复 审 人: 邓友女

责任编辑: 胡 笋

责任校对: 潘传兵

封面设计: 范金龙

责任印制: 刘秋月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512-4

定 价: 30.00 元



张耀，笔名张月，作家，北京市人。作品有：《灰脸儿》（中篇小说集）、《拼命》（长篇小说）、《蠢斗》（长篇小说）、《我在来生的路上等你》（长篇）、《初恋》（长篇）。

目 录

第一章

- 一 老佛爷来了 /001
- 二 张三爷 /005
- 三 买了一个媳妇 /013
- 四 养鸭人家 /017
- 五 拉骆驼 /023

第二章

- 六 玲子 /032
- 七 在北京城里 /036
- 八 沁香楼 /043
- 九 吴先生 /051
- 十 暗杀 /062
- 十一 高水湖 /075

第三章

- 十二 铸犁铧的 /086
- 十三 恐怖 /093
- 十四 恋爱了 /104
- 十五 开展 /114
- 十六 昙花一现 /124
- 十七 土山上 /128

十八 康栓 /138

十九 婚期 /147

第四章

二十 冷竹 /164

二十一 丁德强的小屋 /184

二十二 早做准备 /195

二十三 乱葬岗 /203

二十四 山口子 陶然亭 /210

第五章

二十五 包保长 /227

二十六 收割时节 /238

二十七 夜深人静 /248

二十八 结婚手续 /261

二十九 逃亡 /279

三十 大惊大喜 /294

三十一 殇 /307

三十二 万一怀了孕怎么办 /323

第一章

一 老佛爷来了

张三爷刚从外面办事回来，还没有进村，家里的仆人便飞跑着来报，说慈禧老佛爷要来游高水湖了！赶快迎接懿驾。

张三爷不敢怠慢，坐着轿子，从村边穿过去，直奔北山坡。

下了轿子，站在土山顶上，张三爷望见那彩色龙舟果然从青龙镇方向慢悠悠地朝高水湖行驶过来。秋天，湖水荡漾，烟波浩淼，过午的太阳斜照在湖面上，映衬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湖的东北岸是青龙镇，正北是翠山，南岸是脚下的土山；远处，颐和园高耸的围墙隐约可见，佛香阁的金色阁顶闪烁出刺眼的霞光。

老佛爷，您真的来了，哪阵仙风把您吹来了？圣体一向可好？您从陕西回京已有数月，怎么忽然想起我们这不起眼的高水湖来？

龙舟在湖面上时而停留，老佛爷似在观赏沿岸的景色。再近一些，便可看清船上侍女们那随风飘舞的衣裙彩带，还可听到莺歌燕舞般的说笑声。

张三爷不敢再坐轿，撩起长袍，在仆人的跟随下沿着土山坡下的小路徒步向西。慈禧老佛爷当然是要在涌和楼歇一歇脚了。

涌和楼，依山傍水。水便是这高水湖，山便是这土山。此楼乾隆年间修建，其意在于镇水，即喝令百流莫争，要相互融合，更不可逞威发水，

贻害当地百姓。

涌和楼原本是两层，但一年前被好几国的七八个洋鬼子在顶层饮酒作乐一番之后又放了一把火，幸亏点着了火他们扬长而去，也幸亏村里人救得及时，那火才没有殃及到楼的底层。现在，底层基本完好，上面用四根柱子重新支起了一个顶，“涌和楼”三个字的牌匾也依旧端端正正地悬挂在顶檐下。只是，楼不再像个楼，而像个两层的大亭子。

披红戴绿的龙舟已经到了涌和楼的台阶下了。张三爷意料得准确，老佛爷果然是在涌和楼歇脚。只见老佛爷下了船，左是李莲英，右是宫女，搀扶着老佛爷一步一步上了楼的台阶。

此时张三爷早已在涌和楼的屋地上躬腰低头、垂手侍立等候着。平时负责看管涌和楼的人也早把水果点心之类预备在八仙桌子上。

抬头看一眼，高水湖北岸、翠山围墙下的那条路上，有人驻了足，向南观望着。南面的土山上也有人，男人、女人，很多；男人的辫子耷拉在脖前，女人梳的两把儿头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着亮。所有人都双膝跪倒，静候着老佛爷驾临。土山上还有骆驼，秋凉了，骆驼刚从蒙古草原回来。骆驼却不肯安静，哐哐地朝天打着响鼻，像凄厉的长啸。

当老佛爷上到最后一层台阶、脚还没有迈入楼的门槛，张三爷赶忙上前一步，匍匐在地，虔诚得声音有些颤抖：“叩见老佛爷。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佛爷坐下了，笑着说：“喊我万岁，皇上往哪儿摆呀？”

“奴才该死。老佛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张三爷马上改了口，改成了“万寿无疆”。

“还是一样。不过这也就行啦。”老佛爷摆了摆手，又回过头，朝山上看了看，命令李莲英，“小李子，让他们全起来吧。”

李莲英让身边的人向山上喊道：“老佛爷让你们全起来哪！还不快谢老佛爷恩！”

传来一片山呼：“谢老佛爷恩。老佛爷万寿无疆！”

老佛爷站起身，也朝山上招手。然后，老佛爷指着匍匐在地的张三爷，问李莲英：“他是谁呀？”

李莲英回答：“老佛爷，您不知道？他就是咱这京西八十三村总办，

叫张金明。”

“哦。”老佛爷点头，“总办，都总办什么呀？”

李莲英说：“老佛爷，这京西多大呀，一年的钱粮有多少呵！总得有人管不是？老佛爷，就连宫里烧的煤，老佛爷您喝的水，也是由他这儿供着哪。老佛爷，全聚德的烤鸭好吃不好吃？那鸭子也是他这儿养的。”

老佛爷笑：“你这嘴，全聚德一天得耗费多少只鸭子呵，全由他这供？”

李莲英赔笑：“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老佛爷，反正他这儿势谱不小。”

老佛爷让张三爷抬起头来，问：“你叫什么？张金明？”

张三爷不敢抬头：“回老佛爷话。奴才是叫张金明。”

“你真有那么大势谱？”

张三爷谦卑地笑：“李大总管拿老奴耍戏。老奴只不过一心一意为宫里效劳罢了。”

“倒知道腼腆。”老佛爷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回老佛爷，老奴今年五十九了。”

“五十九了，也算老？你比我小六岁呢。”老佛爷指了指，“坐下说话吧。”

自有人搬过椅子，张三爷远远地、靠柱子边坐下了。

“我走了七八个月，你们这儿还好吧？”老佛爷问，显得那么亲切。

张三爷感动得几乎要掉下泪来：“老佛爷，您受苦了，您受苦了……”

“我还好，没死在陕西，也没死在路上。”老佛爷叹着气。

张三爷站起来，离开椅子，重又跪下了：“老佛爷，奴才们护国无能，保家不利，洋鬼子把这涌和楼烧了，就剩下底下一层。您看，这底下也大敞窑开，委屈了老佛爷。”

老佛爷又长长叹了口气：“也怪不得你们。你想，八国呀，但凡一国两国，咱们也不怕他，包管把他打得离咱们远远儿的。可是，八国呀……”

“老佛爷，您别难受……”张三爷终于掉下泪来。

老佛爷用手绢擦了擦眼角：“你庄户上的人还好吧？”

张三爷抱拳：“托老佛爷的福，都还好。只是长河边上的树让洋鬼子毁了不少，庄上有几个人被打伤了。”

老佛爷脸上现出哀伤的神色：“这个我知道。唉，当初那长河边儿上又是山桃树又是垂杨柳，多好看哪……”

张三爷真想亲自去给老佛爷擦眼泪，但是他不敢。

老佛爷转头，凄然地对李莲英说：“小李子，回去的时候不坐船了，还走园子东门吧。我寒心……”

老佛爷说“我寒心”，张三爷的心也要碎了。

张三爷就那么看着，老佛爷脸上的神色一点点变好。然后，老佛爷喝了口茶，望着眼前的高水湖：“荷花倒是开得挺艳，就是苇子，乱七八糟的草太多。”

张三爷说：“老佛爷，等冬天冻了冰，奴才立马让人把苇子打了，草也除了。老佛爷您下次再到高水湖来，保证豁豁亮亮、一马平川，绝没有一丁点儿障眼的。”

李莲英问老佛爷：“老佛爷，您知道咱们多少年没到这儿来了？”

老佛爷说：“记不清了，大概有年头了吧。”

“还是跟日本人开战那年……”

老佛爷朝李莲英啐了一口：“你这臭嘴，恶心哪事提哪事！”

李莲英赶忙抽了自己嘴巴：“该死，奴才该死。”

老佛爷手指湖面：“那一根一根的小棒棒是什么？远看跟糖葫芦似的。”

李莲英告诉老佛爷，说那叫蒲棒。过了秋天，蒲棒瓢子满世界飞，穷人家还用它絮棉袄呢。

老佛爷问：“比棉花暖和？”

李莲英笑着回答：“老佛爷，您想，要是比棉花暖和，谁还种棉花呀？”

“倒也是。”老佛爷说。

有人端来了洗脸水，又有人沏来了茶，老佛爷不吃也不喝，只擦了把脸。然后老佛爷说不早了，该回去了。

张三爷要去搀老佛爷，但李莲英和宫女去搀了。老佛爷下了台阶，回到了船上。

此时，土山顶上仍然站了不少人。他们不肯走，见老佛爷上了船，便又齐刷刷跪倒，山呼万岁。

轿子虽然跟了来，但张三爷哪敢坐轿子？他依旧沿着山坡小道，一路小跑，追随着老佛爷往东去的游船。游船快张三爷也快，游船慢他也慢，一直到游船没了影、驶进了三源闸。老佛爷回颐和园里去了。

老佛爷走后，张三爷感到对不起老佛爷。老佛爷以前从颐和园回宫总走水路，那水路出园子的南门，过罗锅桥，再经广源闸到高亮桥，一面观赏着长河两岸的景色。现在长河两岸被八国联军的鬼子们毁了，许多的树，烧的烧，砍的砍，绿柳花红、桃李枣杏，全然不见，老佛爷怎能不伤心？

不过，老佛爷请您相信我，我张金明不管费多大劲、花多少钱，也一定把长河两岸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下次再来，保让您赏心悦目，心满意足。求您了，老佛爷，好好保重您的身子骨；您结结实实、硬硬朗朗的，才是我们所有百姓的福分。

二 张三爷

距慈禧老佛爷此次游历高水湖大约一百多年前，有一伙人推着几辆独轮车，沿蛮荒古道，来到了北京地面。他们又沿护城河边，一直向北、向北，再向西；独轮车吱吱扭扭地响，在地面上咕咕噎噎地颠簸。

推车的是几个山东汉子。车上装的是破破烂烂的行李和破破烂烂的锅碗瓢盆之类，车上还坐着孩子以及连路也走不动的老人。山东发了大水，人们向四方逃难，逃往哪儿的都有。

这伙人过了高亮桥、出了北下关，天黑下来的时候，无论向西还是向北，一眼望去，灰沉沉、雾茫茫一片，除了苇塘、乱葬岗，旷野荒郊，看不见一点灯亮，也不见一个人影。推车的汉子和地上一直跟着走的媳妇们都失望地垂下了头。

但他们鼓起勇气、振作起精神，在一片迷茫中分辨着方向，寻找着

但凡可以走的路。

他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这个岔路口虽然掩在荒草丛中，但分明有着人迹、有人脚踏过的脚印。然而也就在这个岔路口，山东来的这几户人家分开了，也可叫分道扬镳。他们有的继续向南，有的折向东去；还有一家，个别另样，竟然折向西去。往西，黑咕隆咚，再看不见路。

没人知道这户人家究竟为什么往西去，也许神仙指使，也许鬼魂引路，也许他们胆子大，不怕强人出没，不怕劫道的劫了他们的东西，再把他们宰了。总之他们就那样执拗地一直往西。

这家一共五口。除了推车的汉子、地上走着的媳妇，另外，媳妇还抱着一个孩子，车上又坐了两个孩子。他们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露水湿了鞋、湿了裤子；月亮升起的时候，他们看见前面有一处地方，那是个什么地方？黑黢黢、影绰绰，似梦似幻、似真似假。

可不可歇一歇脚？

走近了，他们欣喜不已，原来这里是一座坟，坟边有树，还有一道土围子，围住了那坟。很好，有了那土围子，便可以挡风，便可以歇，便可以好好歇一宿。

那汉子围着那坟看了一圈。坟很高，尖塔型，也很新，似刚完不久。再看四周的树，全是松树，却很矮，证明树也刚栽种不久。但是鬼节过了；鬼节是七月初七，于是坟前摆了供品。

他们饿急了，便吃了那供品。然后，一家五口躺在了土围子的阳面，呼呼睡了一夜。

第二天，他们没有继续向西，而是向北走去了。因为在茫茫渺渺的北方上空，他们忽然发现了一道土山；是土山，不是土岗，更不是土围子，那土山由西面绵延向东，大约到了三里远的地方又向南拐了一个弯，在南端形成一个终止的山头。再往高处看，土山后面又露出一个塔尖的轮廓。那山是什么山？那塔是什么塔？有山必有柴，有塔也许有庙、有僧，还可能有人家。走了六七天，荒坡野岗，古道深沟，人烟稀少，而城里，密如蜂窝，连个立脚的地方也没有。他们想，无论如何，此处定能活命了。

他们向北走了约二里，到了土山脚下。然后这家的汉子手拉两个孩子，媳妇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慢慢爬上了这道土山的山顶。放眼望去，

呵，眼前竟然是一个太湖。那湖真的很大、很宽广，西边有岸，但看不清楚，因为它隐藏在芦苇丛中；东面呢，灏灏淼淼，一眼望不到边。再看那湖水，在清晨的霞光中闪闪发亮，像鱼儿晒着背，像鱼鳞返着光。那塔，不知叫什么塔，昨天只露出塔尖，今天便看到它的全貌，那是一座半粉色半黄色的塔，坐落在湖的北岸、坐落在同样像塔似的一座石头山上。此山也不知叫什么山，但有围墙，把塔和石头山全部圈到了围墙里。

他们看惯了黄河的混浊与暴怒，经受了黄水带来的灾难。此地有山，山上有树；此地有水，这水舒缓而清澈，水鸟在湖面上飞舞，捕食着鱼儿和虫儿。他们知足了，就决定在这里安顿下来。

于是那汉子在土山的前面、朝阳的地方，用从山上砍下来的树枝，用土山上的黄土脱出的土坯，很快搭起了一个简单的棚屋。

汉子又自制了鱼叉、自制了树枝绑成的木筏子，便开始每天在山后的湖面上划着木筏子，两眼睁大，寻觅水里的鱼；叉回鱼来，便放在锅里煮吃或干脆架火烧吃、烤吃。如此粗陋的生活，如此艰难度日，盼的是孩子快快长大；孩子长大了，日子便会好过些，那时再重新盖房，盖新房，打算就在此处生生不息、繁衍下去。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

正当那山东汉子要在房前屋后撒上些籽种、以图能收获几垅小麦的时候，南面二里之遥的那个塔式坟墓的家主，在清明节这天祭拜完了亡灵，忽然向北走来了。因为他们发现北面的土山下有人，并且有炊烟。

他们找了那汉子，问：“愿不愿意去看坟？”交换条件是，为这一家盖两间像样的房子。房子就盖在坟地旁边，守着那坟。

汉子征求媳妇的意见，媳妇点头答应，汉子也点头答应了。

坟主说话算话，不多日以后坟地边真的出现了两间像样的房子。那汉子带领全家便真的搬了进去，从此，为人家看坟。人们通常把看坟的叫“坟奴”，但坟奴有什么不好？吃喝穿，自然来、自然到手，不费一刀一枪、不费周折，坟主必须供养……此时，这家人也才知道，葬在塔式坟墓里的人原来是个太监，也便是通常所说的“老公”。

接下来，汉子和媳妇在坟地的四周又种了柳树。已有松树，为什么还种柳树？汉子有汉子的想法，种柳树不光为了那坟，更为了遮掩；柳

树比松树长得快，天长日久，远远看去，人们只会看到柳树，看不到松树，更看不到坟。于是蒙混了盗墓者，盗墓者也就不来光顾。

这家人一共三个孩子，最小的孩子长到四岁的时候，坟地主人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不妨让这个四岁的孩子净了身，也就是把小鸡鸡割掉，去当太监。

叫太监也好叫老公也好，此生可以吃喝不愁。如果命运得济，或者有本事，还能混到宫里去呢。到宫里去，便不可以再叫老公，而一定叫太监，或者叫“公公”。况且，他们有三个儿子，废掉一个倒也不算什么大事。

既然同意，坟地的主人便为他们找了一个净身师，然后把孩子带走了。净身师，是个特殊而又混淆不清的职业，通常是剜猪的、骗马的、或者杀猪宰羊集于一身。净身师在给人净身以前还要与这家签一份文书，文书规定，活儿做好了，被净身的人将来有了出息，升官或发了财，要报答净身师父；活儿没做好，出了意外，或者人死了，一切与净身师无关。因为你是自愿来净身的。

活儿做得很好，没出意外。然而那孩子裆里空空、没了那小鸡鸡以后却仍然待在家里，没有进宫，更没有成为真正的太监去吃什么俸禄。他依旧是这个“坟奴”家的孩子，依旧在这个家里慢慢长大。后来才知道，坟地主人原只想符合祖训、符合人间常理，即，只有太监才能守太监，只有“老公”才能看守“老公”。

这孩子长到十七八岁，父母死了，他的两个哥哥也先后娶妻生子，并搬离了这里。坟地边的两间房还在，柳树也已成荫，但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住了，真的成了“老公”看守太监。

他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自己不得不抱养了一个孩子。为的是减少孤独寂寞，也为了以后能给他养老送终。

抱养的这个孩子也一天天长大，并长得虎头虎脑，淘气而又聪明。没了雄性器官的父亲十分看重、十分疼爱这个养子。养子长到七岁的时候，养父便与他手拉手，一同翻过北面的那道土山，然后，养父把他擎在肩上，也就是北京话所讲的“黑儿罗”；一步步趟过齐腰深的湖水，把他送到对岸，让他去青龙镇读书。

青龙镇此时只有两家大车店较为有名。但青龙镇临河，那河便是长河。河上有一座桥，就叫青龙桥，正好坐落在青龙镇的镇中心。桥畔有一户人家，姓齐，回民，哥俩，大爷烙得一手好烧饼、熨得一手好羊肉，二爷却专攻于书，据说有一肚子的好学问。二爷开了一家私塾，被人称为书堂，便是青龙镇上可与两家大车店齐名的齐二爷书堂。

养父把养子送到齐二爷书堂读书。齐先生这里学生不少，因为从青龙镇往东便开始有了人家、有了商铺；往北呢，便连续有了村庄、有了种田人，他们就近，把孩子送来了。齐先生每月收几斤小米或棒子面，要么收一吊半吊钱，作为他教书育人的报酬。

孩子们在这里学念“人之初，性本善”，学念《千字文》、《百家姓》，也念《六言杂字》。从高水湖南岸，从那个坟地里来的学生姓张，叫张金瓶。后来齐先生认为这个“瓶”字不好，“金瓶”？谁家有金瓶？谁见过用金子做的瓶子？便为他改了一个字，叫张金明。张金明，便是又过了若干年后的张三爷，京西八十三村的张总办。

张金明每天放学的时候养父都在青龙镇的河边等他。然后把他“黑儿罗”起，趟过高水湖回家。冬天结了冰，养父做了一个“冰船儿”，张金明坐在上面，养父拉着冰船儿在冰上走。

过了几年有了船坞，张金明花一个铜子便可让船家送他一个来回。父亲不在河边等了，却每天站在高水湖对岸望着他。

张金明念到十六七岁，便自行决定，不再念书了。他觉得父亲太辛苦，因为只凭了坟地主人年底赏赐的几个小钱，只凭了父亲在坟地边上开了几垄地，种点粮食。他不想念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便是看到了从桥往南、从三源闸往北，慢慢出现的一个集市，那集市约有一里地长，从早晨到正午吆喝声不断，有买的有卖的；卖粮食，卖菜，卖鱼也卖家禽和蛋类。于是有人赚了钱，有的生意越做越大，张金明已经十六七岁，他知道应该怎样挣钱了，也确实应该学会挣钱了，他要尽早尽快地回报，进而赡养这个视他如亲子又眼看老去的父亲。

于是张金明撂下了书包，着起青衣小帽，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他的发辫也梳得溜光顺滑，脚下的骆驼鞍式飒鞋更是轻便利索。他整日泡在青龙镇集市，集市绵延一里，看准了行情，便北边买来

南边卖，或南边买来北边卖，从中赚取了差价。这叫平地抠饼，也叫空手套白狼，糊弄和欺骗的，俱是些平时不出门、不晓行情的穷苦而又老实的庄户人。

后来张金明索性让自己肩上落一只画眉鸟，辫子绕在脖子上，头顶的小黑帽盔也换了，换成了一顶带檐的黑色丝绸帽，帽子上绣了挂色的蝎子、蜈蚣。此时，他走路的姿势也变得一摇一摆，俨然街面上一个老资格混混儿爷。别看张金明外表做出这副样子，其实内里是颇讲些信义的。他从来说话算数，绝不食言，骗你，蒙你，是你笨，你糊涂，你不懂，怪不得别人；若是同行或者道上的朋友，张金明双拳一抱，道声“请”，绝对让你先过得去，也不会挑出他半点毛病。如此时间一长，远近都知道有个张金明张三爷，虽年纪轻轻，却讲面子，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在青龙镇很吃得开。吃得开，便不好惹，同时也可以利用，于是有那一时手里缺钱的，或者手里的东西一时卖不出去的，都纷纷来找张三爷；集市上若出了什么乱子，也来找张三爷端个平正。

张三爷姓张无疑。但为什么是“三”爷？而不是“二”爷或“大”爷？难道生下他的时候就排行老三？所有这些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都这么叫他，“张三爷”。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了圆明园，恭亲王躲在万寿寺不敢出来。此时负责看管清漪园（那时还不叫颐和园）的郎中正奉命疏浚长河河道，张金明托人，走门子，也包揽了一段疏浚的工程；郎中见洋鬼子来了，惊惶失措，不知往哪儿跑，是张金明带领手下人一路保护着郎中，往西，到船坞，乘小船划过高水湖，再绕道四岗子、老营子，到了清漪园的东墙下，张金明命人先跳进去，他自己则弯腰塌背，让郎中踩着，把他当垫脚石；待郎中够到大墙的墙檐儿，张金明再用力托郎中的屁股，墙里有人接，总算平安无事、虚惊一场，郎中回到了清漪园。

有恩就会有报，有功就会有赏。慈禧娘娘从热河回来以后，又命重新清理长河河道，并在两岸栽种红桃绿柳、金杏白杨。张金明在那位郎中的推荐下自然捷足先登，承揽了全部清理工程；那工程多大呵！从西直门外的高亮桥一直到清漪园南门外，绵延二十多里的河道与河岸。

从此，慈禧又可以荡舟于长河之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张金明更

不放过任何钻营、奉承的机会，每每在岸边伺候、迎来送往。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大太监李莲英。

与李莲英的接触十分神秘，银子，宅子，喜欢的细软，不用说了。李莲英虽是太监主管，是慈禧面前的红人，但宫中有宫中的规矩，俸银也毕竟有限，李莲英对张金明所呈的一切均悉数笑纳。

再后来，整修广源闸，修缮万寿寺以及清理护城河淤泥，张金明都参与其中了。银子流向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一部分，送给应该送的人。说“相当一部分”，便不是小数目，但张金明十分懂得，舍不得钱，便挣不到钱，舍不得小钱便挣不到大钱。没有上面那些人，便没有他今天的财富。

让张金明接连兴旺发达下去的，是因为高水湖北面那座山、那座塔。那山叫翠山，那塔便叫翠塔，山的四周有围墙。张金明揽到那工程了，把围墙推倒重建。原来的围墙本已不矮，三米高，一尺厚，现在要废掉，偏要废掉，偏要重新修；修改成四米高、二尺厚，想想看，那又是个多大的工程？张三爷偷着乐。

重修围墙还没有完成，接着，墙外的路也要修。墙外的路原来有的地方铺了石头，有的地方没有铺，现在，要完全铺上石头。至于为什么，你别管，也别问；管也管不了，问了也没人告诉你，反正就是要修！翠山围墙曲曲弯弯已然十几里，墙外的路，从西直门外北下关一直到西山脚下，又三十多里；这三十多里全铺石头，其工程比重修围墙又大了几倍。张三爷最后赚得盆满钵满。

人们只知道张三爷赚了钱，而他是怎样当上京西八十三村总办的，却鲜有人知。张三爷自己也从未向人透露过。总之，在他四十五岁那年，开始掌管京西八十三个村子的钱粮收缴、兵员招募、劳役分派等等事宜。出了西直门，过了北下关，或者直接往西，过了广源闸，此时此地若再提起张金明张三爷，恐怕谁也要抖一抖、颤一颤。

此时张三爷早已占据了土山前面很宽广的一片土地，这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有漂泊来的，有直接投奔张三爷来的。

那块坟地还在，但经年久远，那个太监的坟先是坍塌、荒废，后踪迹全无，人们后来根本无法知道那里曾经埋过一个太监，只知道那是张